

B-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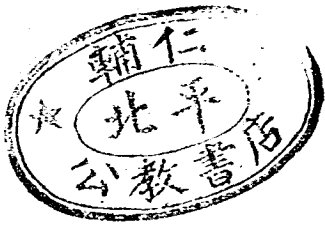
譚化溥司鐸遇害記

B.5

香港教育真理學會出版

Fr. D. Donnelly S.J. 著
王昌社 譯述

譚化溥司鐸遇害記



真理學會出版

A. R. T.

VITA PATIS J. DONOVAN, M.M.

A short life of

FR. J. DONOVAN, M.M.

Maryknoll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Summarized by

Fr. D. Dannelly, S.J. and translated by Mr. S. Wang

Mihil Obstat:

Sac. J. Wong

Imprimatur:

H. Valtorta, V. A. H. K.

No. B-9.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6 Caine Road

HONG KONG

譚化溥司鐸遇害記

目次

- 一 幼年時代
- 二 奉派來華
- 三 開始工作
- 四 被綁勒贖的經過
- 五 犧牲殉職

譚化溥司鐸遇害記

一，幼年時代

距今三十七年前，在美國的著名大都市畢資堡 (Pitts burg) 誕生了一個出身極平常，人格却很偉大的嬰兒。這孩子雖然生長在繁華熱鬧，物質享受達於頂點的大都會裏，大了以後，却服膺基多的博愛主義，效法他的犧牲精神，不但做醒人間富貴，棄俗精修，且不憚梯航萬里，到那時盜匪遍地，全中國最無秩序的東三省去傳教救靈，終於被匪綁架，犧牲了生命。這孩子便是後來 (Mary knoll) 為主捐軀的瑪利諾會 (Mary knoll) 會士譚化溥神父 (Fr Gerard Donovan)

譚神父是一九〇四年十月十四日誕生的。他小時候身體很嬌弱，大了以後，却長得十分壯健；無奈身材總嫌不夠高，看去總像不夠年齡。他的祖先是愛爾蘭的凱利郡 (County Kerry) 人。他的母親本來也是愛爾蘭人，原籍唐納迦 (Donegar) 郡，但在他



的外祖遷居蘇格蘭後，她就在蘇格蘭生長了。她雖然身材瘦小，意志却很堅強，有着百折不撓的勇氣。他的父親是個機師，對待子女很嚴厲，却是個十足的好父親。這位老工匠生下了一大羣子女，却不憚煩勞，每一個都要親自教誨，並教他們念誦經文。他教化溥怎樣畫十字，常放出一副正經古板的臉色，教他第一該把天主放在心上。

化溥漸漸長大了，雖然並不顯得特別熱心，却喜歡宗教方面的一切事情。他的同胞手足連他共計十三人，他最幼。他小時候每見兄長們在祭台上做輔祭童，不禁滿懷欣羨，想自己不久也該有份。時機成熟了，他便向本堂神父希爾智司鐸(Fr. Shields)請求派他擔任這聖職。不料希神父竟不答應，說潭家的孩子們，上祭台的已經滿額了，不能再讓他加入輔祭班。小奇廉一聽，大失所望，却還想盡力一爭，便說：「神父啊，輔彌撒經我都讀熟了，讓我試試吧！」本堂神父見他愁眉苦臉，知道他心裏難受，只好破例答應了。以後，化溥就很高興地按時到堂輔祭；直到一九一七年他得到了天主的聖召，離別家鄉，加入瑪利諾修會時為止。那時，小奇廉的年紀還只十三歲。

瑪利諾修會是一個新成立的美國外方傳教會，那時還在初創時代。它的創辦人是華

爾煦 (Walsh) 和潘萊士 (Price) 兩位神父。七年前，他們倆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奧城 (Montreal) 會晤，才發動了立會的計劃。下一年，他們得到美國教會當局的贊助，便一同到羅馬，請求教宗准予創立修會，以便訓練有志青年，到海外去傳教。庇護十世接見他們，核准了他們的申請。那天是六月二十九日，以後便定這天為瑪利諾修會成立紀念日。

一九一二年華潘兩位司鐸在日沒山 (Sunset Hill) 上一座小村莊內開設神學院，這地方是在離紐約城約三十英里，一個叫奧寧寧 (Ossining) 的小市鎮境內。他們給這座村莊起名瑪利諾；以後，這地方便漸漸出了名，如今這修會的歷史雖然只有三十年，可是人們已經知道瑪利諾便是美國天主教外方傳教會的名稱。瑪利諾神學院開辦後，有志傳教異邦的美國公教青年，都聞風響應，絡繹前來。下一年。創辦人又在司克朗登 (Scranton) 的克蘭蔭道 (Ave. Clay) 上租了一所房屋，供第一批預備入會的學生們寄宿。那時，這班學生在司克朗登公教修士們管理的聖多默學院借讀。到了一九一六年，瑪利諾修會當局又在司克朗登郊，阿平登 (Abington) 山上買下了一塊基地。那裏原有一座莊子，却嫌狹隘：修會當局便計議添造新屋，加以擴充。於是瑪利諾傳教會就有了完備的培植傳教人才

的訓育機關了；一是設在紐約州內的總修會，一是設在賓雪凡尼亞(Pennsylvania)州內的小修院。可是它從開辦到如今不滿四年，還在初創時代，雖則已有四位修士晉昇鐸品，却不能立即派他們去海外。傳報福音。

司克期登郊外，阿平登山上的新屋落成後，華爾煦神父便給那裏的小修院題名「維那」學院。(Venard College) 這個名稱是為紀念十九世紀在安南傳教，而致命的法籍青年教士德芬維那(Theophane Venard)而起的。維那生長法國鄉間，自幼率真誠篤，常懷着愉快的心情，大了以後，立志獻身事主；晉鐸後，奉派前往安南，八年中飽嘗艱苦，結果於一八六一年爲了保障聖道，而被斬首致命，年紀只有三十一歲。華爾煦司鐸曾給他立傳，題名「一個近代的殉道者。」(A Modern Martyr)

華神父給司克期登的小修院題名「維那學院」自有一番深意。他不但對這位青年教士，可敬德芬維那表示欽佩，更要使全院學生把他奉作模範。他維認那是傳教士的理想人物，以爲傳教士必須像他那樣心神愉快，和悅可親，常懷着慷慨犧牲的宏願，不惜赴湯蹈火，捨棄一己的生命去援救人靈，絲毫不顧念自己的犧牲是大是小，甚至全不想到自己

所作的犧牲。他一心但願本會的修士們效法這位法國青年教士的表樣，個個懷抱着這種慷慨犧牲的精神。

化溥聽說華爾煦神父（後來陞任瑪利諾外方傳教會的主教）則立了新修會，招收有志傳教的公教青年，預備派到遠方去傳揚基督聖化，擴張天主的神國，就感覺到深切的興趣。他的年紀雖然只有十三歲，却已蒙天主聖召，立下了棄家修道的志願，準備奉獻一生，專務榮主救靈的大事業。他聽人講起華神父創辦新修會的宗旨，正吻合自己的志願，便於一九一七年五月間寫信給這位瑪利諾修會的總會長，請求收錄，加入司克朗登的小修院讀書，這封信寄出後，他天天盼望着回音，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幾個星期都溜過去了，却仍音訊杳然。對於一個十三歲的熱心孩子，這些日子真是難以消度。終於有一天回信來了。郵差在門口高聲叫喊，家人們一疊連聲喚他出來收信。化溥拔腳奔出門外，接過了一封信，心跳得很厲害，不知信上說的話是好是壞，是答應，還是拒絕。他急急把信拆開，只見上面寫着：

『親愛的譚化溥君……你選擇了最高的職志。我們希望並祈求天主賜給你諸多聖寵

，好教你恒心守着你的高尚志願。」

化溥讀到了開首的稱呼，心裏已經一喜，讀完了以後，更是充滿着莫可言狀的快樂。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不想竟蒙收錄！當華爾煦會長執筆寫這封回信時，他只以為又收了一個有志於傳教的孩子，把這件事看得十分平常，萬萬想不到這孩子將來會替瑪利諾會平添無上光榮，會追隨他所盡力推崇的理想人物，德芬維那的芳踪，在傳教遠方的許多瑪利諾司鐸中，做了捨身殉職的第一人。這幾行文字決定了化溥的終身，以後，還要教他梯山航海，遠涉重洋，到三萬里外的中國北疆東三省來傳教，結果還落到綁匪手裏，受盡荼毒而慘遭殺害。這是後事，暫且不表。

到了八月裏，化溥就辭別父母，負笈前往瑪利諾修會的小修院肄業。那時，新屋還沒有落成，學生們只得住在原有的舊屋裏。宿舍分兩處，一處在正屋的閣樓上，一處在廂房裏。師長們就在廂房裏，派定了化溥的舖位。同舍生共計十三人。經堂很狹隘，每個學生只有兩尺長的跪凳，化溥的位置也派定了。飯廳裏也指定了他的坐位。他雖然年紀小，可是一跨進學堂門就顯着很自然的態度，沒有幾天就甚麼都習慣了，和在家裏一

般。

中學一年級共有九人，化溥是全班最年幼的學生，因此他就成爲同學們作弄的對象。他寫給母親的書信上曾說：『戴(Dan)以及其他的同學們，都欺侮我，和我爲難，但這和我在這裏所得到的好處比較起來，算得甚麼呢？』

在功課方面，他却時常名列前茅。他天資聰慧，不但悟性很好，記憶力也很強，讀書又能專心一志，所以入學不久，就顯露頭角，成爲全校最優秀的一份子。可是同學們並未見他埋頭苦讀，書本一丟開，就全不放在心上，只顧興高采烈的遊戲。

日月如梭，韶光易逝，五六年的光陰，飛也似的過去了。一九二二年，化溥在維那學院畢業，墜入瑪利諾大修院。他在大修院裏的學業，也像在小修院時代一樣：頭角崢嶸，成績優異，在全校中常佔着傑出的地位。除了聽講受課以外，他還爲公衆服務。不論甚麼事情，幾時該輪到他去做，他總是早已準備着，到了規定的日子，便欣然自己去接事，不用人關照，且一切事情辦起來都很得法。山中找不到閒漢，僱工當然極少，一切勞動的工作都得由修士們自己去動手。所以他不但做過病房服務員，還不時做電氣工人

，担任護林剪樹，管理山上的菜園果園。同學們時常看見他手裏拿着藥瓶，推着病車，或是提着大夾剪，大旋鉗，滿面春風，精神奕奕，一路走，一路說笑。

那時，大修院院長文斯樂 (Winslow) 神父也每每向人誇獎這位得意門生，說他是本院『一個最優秀的學生』，又說他無論口試或是筆答，都是一貫的頭緒分明，有條不紊，對題旨極有把握，議論精密確當，講來又明白曉暢，師長們對他都很有器重。我曾聽他們讚他色色俱優，不但在學業方面勝人一等，便是別的事情也樣樣都擅長。』

化溥的神師田伯奢 (Tibber) 司鐸常常說，有許多人誤認他祇是一個諸事不經心，愛說笑話的人；其實不然，他喜歡說笑，心裏却時常盤算着正經事，而且有着崇高的思想和嚴謹的精神生活。他懷抱着一種堅決的意志，要效法致命聖人的精神去生活，修成聖德；這便是他內心生活的特點。我曾留意觀察他，見他無時無地不力求效法德芬維那的精神。

一九二七年，總會長選派譚化溥修士到華盛頓公教大學專修一年。下一年（一九二八）他就晉陞司鐸。他的胞姊凱蒂 (Katie) 趕來參加他的晉鐸典禮，且首先領到這位新同

鐸的祝禱。他當時驚喜交集，幾乎連氣都透不過來，對她說：「這似乎是件不能相信的事情，不是嗎，凱蒂？好像在做夢呀。」

當天下午，瑪利諾修會的總會長召集手下幾位新司鐸逐一到他房裏相見，對他們慰勉一番之後，便派定了各人的任務。修院同學們和來賓們齊集在樓梯下，等新父們一個個走下樓來，只須看看他們的臉色，就可以推測出誰留在本國服務，誰派往外洋傳教。

譚化溥神父下來了，他臉上滿堆着笑容。樓梯下站着的一羣人就向他歡迎鼓勵。這位新神父便說：「你們猜得對。我是梧州呀。」他於是自去料理一切，準備前往中國南部廣西境內的梧州，把基多福音帶給那裏的教外人。

可是天主教上智的安排，不要他到這交通比較便利，民智比較開通的地方。事實上，譚神父從沒有踏上梧州的土地，見過梧州的風景人物。爲了他本人甚至他的長上意料所不及的某種緣由，他被改派到中國北疆，遠離梧州四千五百里的滿洲，到那人烟稀少，遍地荆棘的荒山曠野中去實現他的犧牲精神。

二、奉派來華

前一章所講的意外的轉變，發生於美國的勃洛克林 (Brooklyn) 地方。

依照慣例，瑪利諾修會的傳教士未出國以前，要在本國勾留數星期，遇有機會，向人陳述該會的宗旨和工作情形，使有志贊助的公教信衆得知梗概。因此譚神父應邀於八月十九日，(主日)，到聖多瑪斯堂去獻九台彌撒，並在彌撒中宣講。

那一天的首台彌撒定於清晨六時半舉行。他正當準備的時候，突然覺得一陣肚子痛，而且痛得很厲害。他想：「這真是糟透了！害病不打緊，怎麼偏在這緊要關頭害起病來？該獻的彌撒共有九台呢！要是我上了台，講到中間，肚子痛得講不下去，或者勉強挨着，草草終場，斷斷續續講得一塌糊塗，豈不鬧成笑話？信衆和本堂神父對他將有什麼感想？

他只得忍着痛，走進更衣室，穿上祭披，出來跨上祭台行聖祭。彌撒中，他仍登講道台，作第一次宣講；隨後，又給堂內與祭的數百人分送聖體，總算渡過難關，丟開了

一重心事。可是彌撒後，他進更衣室，卸下祭披，回到本鐸館舍時，肚子越發痛得厲害，才知道身上已經出了大毛病。這時候，管理本堂神父膳食的老婦進來問他早飯用些甚麼東西。他却對她苦笑，說『我要用一位醫生和一位司鐸。』他的話剛說完，就倒在地板上，昏迷不省人事了，原來他是害烈性腹膜炎。

人們於是立刻去請醫生救治。幸而醫生來得快，好容易施行了手術，把他治愈。可是要他復原還得經過長時期的調養將護；因此，譚化溥神父和他的長上們都認爲他在本年內決不能動身到中國去。只得派別人代替他。後來，他病愈康復，奉命到他的學校，維那學院去担任教職。他才學兼優，派他當教授，自然勝任愉快。上峯見他才長心細，不久又派他兼任財務員，司出納。他在維那學院服務三年之後，到了一九三一年，又奉調到馬利諾神學院掌教；當他正苦粉筆生涯，束縛着他的壯志雄心的時候，忽然得到實現他生平素願的機會。總會長一年一度擬定方針，分派屬下各會士的任務，到了規定的日子，便在會士們齊集膳室，同進午膳的時候，當衆宣讀。神學院的青年修士們對前輩大都不認識，所以當總會長提起他們的名字時，大都不感興趣。但他們忽聽到自己的老師

化溥神父的名字，聽總會長念着：『現任本院教授，譚化溥司鐸，派往滿洲撫順傳教。』頓時好像觸了電一樣，先是屏息靜氣，寂靜無聲；霎時間，一陣歡呼，就雷霆似的轟動全堂了。學生們聽說譚老師要到中國去傳教，高興得好像發了狂似的，大家一齊拍手歡呼，向老師道喜稱賀。

午膳後，當譚神父沿長廊走到操場上時，學生們的熱烈情緒，仍未稍退，見了他，又起一陣雷動的歡呼了，化溥神父舉手作勢，叫他們不要這麼鬧，說：『諸位同學，謝謝你們。你們不要忘了這句話：『今天是我，明天就要輪到你了。』凡是到瑪利諾來的，遲早都要走上這條路。』

化溥神父於是先回家一行，向他的老母辭別。那天，八月二日，恰是他母親的生辰。他就在家裏跟母親和胞姊開蒂靜悄悄地廝守了一天，雖有許多親友來探望他，使他不得不忙於招待，但這祇佔去了他的一部份時間。這天，董老太太安詳鎮定，愉快非凡，並不因為母子這回相聚之後，將來是否再能相見而感覺着生離死別的悲哀，她的幼子見母親這樣豁達樂觀，不禁暗暗驚佩。到了將近日落西山，快要向母親告別的時候，他便對

她說，她能這樣，真是再好沒有，他也就可放心了。她說：『化薄，那年你去修道的時候，你還是個小後生。你記得我曾對你說過，中國也有天主嗎？如今這句話我再說一遍。天主要在那裏好好照顧我的兒子，像在家裏一般。』

譚神父聽了母親的話，就滿臉堆着笑，說：『母親，你真是可欽佩。』說着，便突然轉過身子，頭也不回的逕自走了。他臨行時的這句話，深深嵌在慈母心中，永遠不能磨滅。

這班傳教士將要出發的時候，恰有一艘從日本來的船進了港，這船上有一個瑪利諾會的前輩傳教士那司鐸，(Fr. Lee) 在遠東傳教多年後，失却了健康，不能繼續工作，因此不得不回來，譚神父和他相見後，便知這位老前輩，也像自己一樣窮，因為他在傳教時已把所有的錢施捨完了。這天晚上，譚神父趁沒人看見，溜進了那老教士的房裏，對他說：『那神父，我的朋友們送給我許多禮物，我有了一些，就夠用了，這一點，請你拿去吧！』說罷，便把一百金元的鈔票塞在他手裏，不讓他有機會推却，立即轉身跑出門，去得踪影全無！

他這種慷慨的義舉，在有錢人看來，區區一百元算得甚麼，可是後來譚神父却因此感受到嚴重的影響。他自己何嘗有餘裕的款項，可以救濟他人，這無非是因為他深知那前輩神昆的窮迫狀況，就爲了要救濟別人，不惜犧牲一己；未來的吉凶禍福，全聽天主安排，便是要受苦，他也甘心樂受。當他和同會教士們，到了日本神戶換乘火車北上的時候，他就對一個奉派到滿洲境內傳教的同事說：

『若望神父我要同你說句話。』

『噢，譚神父，有話請吩咐。』

『神父，我正想起一件事，想教你帶我到滿洲，不知你手頭的錢夠不夠？要是不夠，那麼過了海我就得步行到撫順了。』

『我有！我有！譚神父，你儘管同我一起去，我很歡迎。』

於是譚神父輕易不肯告訴人的秘密，再也不能隱瞞了。這時候，他的同會若望神父，才知道他怎樣救了前輩老同志的急，以致自己反而受窘。當時那個老同志聽了他的話，必以爲他手頭有餘款，那種料得到彼此原在伯仲間呢？

董神父一到中國，開宗明義第一章，便是學習中國話。東三省人說的是華北通行的國語。因為那裏的居民，大都是華北，尤其是河北山東兩省的移民。

當南宋時代，東三省的居民，是真正的滿族，而且很強盛。後來遭蒙古人侵略，土地被兼併，可是滿族却仍沒有消滅。到了明代末葉，滿洲人又崛起稱雄，建立滿清帝國。明末中國大亂，洲滿人因緣時會，乘機竊據中原，却因中國幅員遼濶，人口又比他們多百倍，不得不派兵分駐各省通都大邑，鎮壓漢人，因此幾乎把自己的老家搬空了。中華民族守着數千年來的傳統精神，用安穩和平的方法，漸漸佔有了滿洲的土地。十九世紀開始以來，整千整萬的華北人民，尤其是山東人，源源移到關外去墾植。到了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發動的時候，滿洲人早已和漢族同化，如今只是東三省北部，還有二十萬左右的滿洲人；而且只有那些和漢族完全隔絕的滿洲人，還講着他們自己的方言。

以前，中國在腐敗不堪滿清政府的統治下，積弱不振，東三省便成爲日俄兩國角逐之場，因此，歐洲人把滿洲稱爲『亞洲的巴爾幹半島。』它先受帝俄的控制；一九〇四年日大戰勝俄羅斯，這一大片膏腴的土地，就成了日本人的勢力範圍。剛巧譚神父到滿洲兩

個星期之後，就發生了震動全世界的「九一八」事變。日本人明目張膽以武力佔領了滿洲全境；下一年三月間，便一手造成了所謂「滿洲國」，表面上算是獨立國，實際上却完全由日本控制。

譚神父初到滿洲的時候，滿洲全境，算來有三千四百萬居民，如果分配均勻，那麼平均每一方英里約有七十九人。但實際情形當然並不如此。東三省三份之一是人煙稀少的山地，其中靠近蒙古的西北一片山地，很是荒涼，靠近朝鮮的東北山區，則森林密佈。廣大的平原，就在這兩山區中間展開，可耕的土地，佔全部的三份之一；土質肥沃，物產豐盈，雖然已經開墾的土地還不及一半，但東三省早已有「遠東倉庫」的名譽。那用以製煉食油的大豆，是那裏最著名的農產物；而高粱、小米，也在糧食中佔着重要地位。

東三省所蘊藏的礦產，如煤，鐵和各種貴金屬，也很豐富。高價的木材，更是取之不竭。因此境內鐵道縱橫，南滿鐵路西接中國的北寧鐵路，東通朝鮮，南通黃海岸的大連，北接中東鐵路，由此接通西伯利亞鐵路，真可謂四通八達了。

東三省境內的公教信衆，大都是從中國的舊都北京和京畿一帶搬去的，也有不少是山東的移民。一八四〇年只有二千五百人，四十年（一八八〇）後就增加到一萬。到了譚神父來滿洲的時候，統計三省奉教的人數，約在十六萬左右。

十九世紀末葉，傳教滿洲的外籍教士，差不多都是法國籍。庚子年（一九〇〇）拳匪作亂，他們就首當其衝。拳匪自稱「義和團」，原是一些不法的匪類和愚蠢的鄉民，受了奸僧惡道的煽惑，土豪劣紳的嗾使，得到少數貪官污吏的支持，打起「扶清滅洋」的旗號，妄想利用符咒邪術來抵抗鎗炮，殺盡洋人。可笑那竊取政權毫無知識的清太后那拉氏，竟會聽信他們的胡說，讓他們造下這種禍國殃民的大變亂，庚子六月初，匪禍蔓延，波及了東三省，駐奉天省會盛京的法籍主教紀隆，率領法籍華籍司鐸各一人，法籍修女二人，信衆數百人，齊集小南關天主堂防匪自衛。盛京城內的拳匪們請得副都統，旗人晉昌，率兵相助，帶了幾尊炮齊來攻擊。教友們準備迎敵，紀主教見來犯的匪徒中有官兵，便命停止抵抗，預備致命。因此，自主教以下數百人悉遭殺害。奉天境內其他各處，又有十四位司鐸修女慘遭殺害。

庚子教難平定後，羅馬教宗添派傳教人員推廣教務，把東三省重行劃分，闢爲九個教區。因此，瑪利諾外方傳教會，便在二十世紀初葉奉命主持和朝鮮接壤的東南邊區的教務。這片地方就是日俄戰爭時名震全球的遼東半島，包括撫順，安東，大連三個主要都市，疆域四萬方英里，人口兩百五十萬；奉教人民却是寥寥可數。

譚化溥神父到了遼東之後，先在撫順傳教。撫順是極有名的產煤區，產量冠於全球。安東有鐵道直達朝鮮。大連是黃海岸上的一個重要口岸；當初由日本向清政府租借，作爲商埠，但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早已變成關東軍的根據地了。在日本人的多年經營之下，大連漸漸成爲現代化的都市，和工商業的重要中心。它有寬濶整潔的蔭道，美麗的住宅區，市廛喧闐，工廠林立；船埠上更是喧嘩熱鬧。商旅雲集，卸載繁忙。初至滿洲的歐美人士，看見大連的情形，斷乎夢想不到，遼寧境內竟是賊匪縱橫荆棘遍地的區域。除了這幾處大城市以外，廣大的平原，人烟寥落。從關內來的冀魯移民，過着近乎原始時代的生活，住的都是窳房茅屋，而且稀疏分散，難得有較大的村落。鄉間道路狹隘崎嶇，交通工具更是十分簡陋。假使你在初秋時節，搭火車旅行，車行平原上，向窗

外遼望，一路只見遍地高粱，數百里綿延不絕。

每到初秋時節，田裏的高粱就長得有一丈多高，快到收穫時候了。這時節的高粱，便是華北人所謂「青紗帳」一起，商賈行旅就要大受威脅；沒有戒備，都不敢出外了。因爲高粱長得這麼高，正好使東三省的著名馬賊有隨處藏身匿迹的便利；每到高粱將近成熟的季節，這班騎馬的土匪就比平時格外活躍了。他們利用這種天然的掩護，結隊在平原上出沒無常，和在山林中一般便利，不時劫掠行旅，擄人勒贖，任意橫行，地方官竟奈何他們不得。中國自東四省淪陷以來，在那裏担任游擊戰的義勇軍，便也採取了同樣的方法去困擾日人，襲擊「滿洲國」的軍隊官吏，往往靠這「青紗帳」獲致勝利。於是「青紗帳」便成了東北愛國份子發動游擊戰爭的一種憑藉和決勝的因素，同時，馬賊土匪也假冒義勇軍的名義，越發大肆其擄人勒贖的慣伎，其凶蕩猖獗的情形，更有甚於平時了。

三、開始工作

譚化溥神父一到撫順，就開始學習中國語言，他以全副精神去應付這門艱澀生硬的功課，靠着不斷的努力，不久便把主要的言語學會了。撫順的會長於是從牆上取下了一幅地圖，指點給他看，對他說：『化溥神父，現在我且教你認認本教區的地理』譚神父說：『噢，我的崗位在這裏嗎？』——『別忙，讓我給你講明白。你看，這裏差不多是一條直綫，從瀋陽（就是從前的盛京）起，橫貫本教區，直到朝鮮邊界。你看了這條綫，就容易記得我們瑪利諾教會所屬的四個重要會口了。你從瀋陽出發，第一個會口便是撫順，就是我們現在居住的地方，和瀋陽相距三十英哩，撫順往東九十英哩是興京，這便是你未來的崗位。興京過去八十英哩是通化。通化再往東九十英哩是臨江，這是本會在滿洲境內最後也是最遠的一站。』這樣，譚神父就奉派前往興京傳教去了。

譚神父一到興京，就得在一種極不愉快的情況下開始工作。他來往屬下各堂口，執行他所負傳報福音的使命，必須刻刻提防土匪的襲擊，戒備稍有疏忽，就有殺身之禍。他

在中國第一次過聖誕節的時候，便遇到了危險，使他終身忘不了當時的險象。那一夜，當他舉行子時彌撒時，興京的狹隘聖堂裏，擁擠得竟至難以插足。年長的男女教友們，從聖體欄杆直到堂門口，跪滿了一堂；彌撒間裏所有可以容納的地方，也全被兒童們佔據了，密密層層，幾無一罅隙。遠近信衆都來參觀這大占禮，有幾個竟不怕徒步行走一百二三十里，來慶祝救世主的聖誕。這一夜，滿堂信衆都在安靜的氛圍中祈禱與祭到天亮，全不知外面正在演出驚人的大變故。

那天晚上，興京的地方當局已接得密報，知道有二百多土匪，正朝本城進發，準備下一天一早攻城。徽倖匪黨的行動早被覺察，興京當局便連夜點派一千多兵出城迎敵，四面埋伏了，把匪黨團團圍住，使他們一個也不能漏網。經過一夜的痛剿，二百多土匪就全遭剿滅。第二天，聖誕節日，出城的軍隊凱旋回城，帶來了二百多顆首級，

興京區的主任司鐸白烈治神父(St. Bridg)譚神父的上司——一身都是膽，不顧環境多麼惡劣，定要依着他的預定程序巡視屬下各會口，處理教務。他預定巡視的堂口約有十來處，每一處行程近的三四天，遠的六七天；加上要在每一處耽擱三兩天，全部巡視

的工作，就得費三個月的光陰才能竣事。他的冒險的經歷，很有些像聖保祿宗徒在某一時期中的遭遇。他曾在出巡的三個月內，兩次被匪拏住，一次被那仇教的大刀會黨徒囑嚇辱罵，又有兩次受到軍隊的騷擾。

白神父每隔一星期出巡回來，總要給他的同事譚司鐸講述自己在途中的遭遇。這位新來的教士聽他講到怎樣解脫危險，怎樣逢凶化吉，便眉飛色舞，不禁又驚又喜，暗暗欽佩他上峯的勇敢。白神父每次回來，一開口，便對他說：『譚神父，這回諒必有人替我求天主，才教我脫了險。』這話說罷，他就開始講述他的遭遇了。

但譚神父却以為祈禱固然能獲致天主的護佑，使他逢凶化吉，轉危為安；可是這位傳教士之所以能夠屢次履險如夷，他的滿腔神火，愛護教友的無限熱忱，和大無畏的精神，未嘗不是重大的因素。這種勇往直前的氣魄，配合着祈禱神工，才能獲致天主的護佑，助他實現天主的計劃，把他的救靈神火輾轉傳給他人。因此，譚神父便在這一年冬季中，從他的先輩神長學得了一種熱心盡職的教訓，使他的宗徒聖召，更達於圓滿成功。

一方面，他學習中國語言已大有進步，每逢主日，必向信衆作五分鐘的短篇宣講。

聽講的教友們知道他來華未久，却已能夠學講流利的國語，便都驚訝讚歎。但譚神父心存謙遜，只怕自己講得不中聽，所以在初次登台之前，曾向白司鐸說：『我登台講道，只怕於我有益，於教友們却得不到什麼好處。可是我總得開始學習。也許亞爾斯（Als）本堂神父（法國小本堂維雅納神父）。所用的簡樸的訓導法，會教人們喜歡吧。』那天，他講過道理後，白神父便向他慰勞，對他說：『譚神父，你講得很好，你快要成功一位老練的傳教士了。我們快要請你出門傳教啦。』

白烈治司鐸說：「快要」，足見他對於這位新來的助手期望十分殷切。他切盼化溥神父早些有了充分準備，好教他早日替自己主持興京全區的教務。這位老教士知道自己甚麼都不行了。自從這一年五月初，他的左眼差不多全瞎了，如今他的右眼也受了影響；在六月初，他又曾吐了兩次血，病勢很沉重，竟發昏了好幾天。幸而興京城裏有一個誓反教派的傳教醫師，來給他醫治。這位行醫的教士的確是個好人，醫道也很高明。他把白神父搬到他所辦的醫院裏去，讓他靜養，盡心給他看護，不滿兩星期，漸漸轉危為安，才把他送回。

白神父在歐洲大戰時，曾在前綫服務，因此受了傷；這回雖然脫離了險境，却知道自己舊病復發，必須回撫順總院就醫。那時，正當匪勢猖獗的時候。要回撫順，必須到清源去搭火車。與京到清源要走百餘里，沿途常有賊匪出沒，路上非常危險，因此商旅裹足，這條路已有好幾個月走不通了。

然而弗朗克白烈治神父意志極堅定，只想去醫好病，再來工作，不去必死無疑，所以他決計冒險一行。那見義勇爲的誓反教醫師，更願一路陪送病人前往。他又去商得地方當局的許可，派了一大隊兵隨行護送。到了六月中旬，人們便把白神父放在一輛大車上。這是一輛舊式的兩輪大駟車，行在崎嶇不平，灰土厚積的泥路上，不住顛簸震盪；坐車人便是不害病，也必覺得難受，害病的，不消說得，更是苦不堪言了。一切都準備妥貼了，只等出發。醫師也上了車，坐在白神父身邊。車輪一轉動，譚神父就跟着車輛步行相送；等到出了城，他纔含笑上前，向白神父握別，說：『弗朗克神父，再會！我們等着你，盼你早日康復，快回來。』老教士精神一振，睜開老花眼，對他說：『再會，化溥神父，我去了以後，一切都要靠你照料，希望我能早日回來。』

然而事實上，白烈治司鐸竟從此一去不回來；因此，譚神父到遼東只過得十個月，就得獨膺艱巨，在這荏苒遍地的危險地帶中，獨自肩負這佔地極廣大，信衆極寥落的新開教區的教務。

譚司鐸在興京住了兩年多，最初幾個月中，匪勢極猖獗，合城大受騷擾，大家在驚惶恐懼中過了一冬。興京城屢遭攻擊，警報頻傳，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景象。城裏的平民和四鄉的農民非但不能安居樂業，連生命都毫無保障，便有數百難民爭先投奔天主堂求蔭庇。董神父於是設法收容，供給他們膳宿。這時候，城外匪賊縱橫，誰都不敢出城一步，譚神父也就不敢下鄉探望教友，行使職務，只得在興京總堂加倍努力，勸化教外人棄邪歸正，奉事真主，藉以抵償他不能下鄉傳教的損失。因此，興京人歸化的日盛月增，在他到任的第二年，就有近百成人相繼領洗奉教了。還有一件使他感覺最大欣慰的事情，就是興京有某青年蒙主寵召，立志棄家修道，希望將來學成晉登鐸品，專務榮主教靈的神聖大事業。這在興京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

這回他欣逢喜事，便給瑪利諾修女會總院全體隱修修女寄去了一封信，寫道：「僕傳

教此間，德薄能鮮；無善可述，何以反蒙上主這和沛降恩寵呢？這必然是因為有人在天主前代為祈禱才如此吧。耶穌基督多曾許下凡是因着他的聖名向他求恩的人，他一定要賜給他恩典的。感謝天主，我果然蒙主恩賜了。不然的話，我們要成功勢必毫無希望。我們傳教，草率從事很容易，可是要深入人心，使人們知道愛慕天主，奉事天主；這就非仰仗你們的祈禱不可。為教士們祈禱，這正是你們的終身任務啊。」

到了一九三五年三月間，神父正在計劃出巡各堂口的時候，忽接宗座監牧林化東主教 (Mgr. Lane) 的電令，遂把他的計劃全部變更。林主教的來電稱：「祁鐸病重，盼週末到撫順，整裝前往臨江」。這道命令使他和他的傳教事業的發祥地興京，從此永別。第二天，譚神父就束裝就道，臨江接近朝鮮邊境和興京相距五百餘里；陸路交通很不便利，又多危險，所以他到了撫順，便搭船繞道朝鮮，前往他的目的地，雖然全程差不多有二千里，却是穩便得多。他到了這人地生疏的臨江纔知這地方另有一番景象。和興京大不相同。

臨江本鐸祁世拔 (Geselbrach) 神父到這榛莽荒蕪的邊陲小邑來開教宣化，已歷八年之久。爲了要實現祭主救靈的職志，他捨棄了物質文明首屈一指的美洲聯邦，到這窮鄉

僻壤來度着原始性質的生活，飽嘗困苦，備歷艱辛。他雖然曾振起精神和環境搏鬥，無奈氣候水土太不相宜，而且在風氣閉塞，智識幼稚的外教人中，從事開路先鋒的傳教工作，實非容易，往往善意被人誤解，勞作難期收穫，以致精神大受打擊，身體日益衰弱，後來終於陷入再也不能勉強支撐的地步。雖然如此，他仍一心一意想繼續努力，貫徹初衷，不肯就此罷手。當譚神父到臨江和他見面的時候，他正筋疲力盡，病不能興，一見後援到來甚是快慰，便對譚神父說：『你來了！我非常感激。你在這裏住幾天。有你作伴，我很快慰。可是你伴我幾天後，就回你的老地方去吧，因為我決不離開這裏！』譚神父聽了先表同情，然後設法安慰他，便說：『自然，你是捨不得放棄的。可是你得想開些呀！現在，你好好休養幾天，將來你還可再幹二十年呢。我一定替你格外留心，總教你屬下各堂口一個也不致荒廢就是了。』這的確也是他的真心話，因為他見瑪利諾會在滿洲境內的這個最偏僻，最邊闊的教區，前途希望無窮，很想盡心竭力地幹一番，他寫信給瑪利諾總會時，對於自己之得以繼承祁世拔司鐸的工作，曾引以為榮，他說：『我得繼承祁公，無任欣幸！現在，我正打算踏着他的足跡，走遍全境。』他的話雖畧帶自

負的口吻，然而這正是他的熱情和勇氣的表现，不足為病。

別的司鐸，也會到過臨江教區內的幾處偏僻小堂口，可是多年來曾走遍全境，作有系統的巡視的，只有祁世拔司鐸一人。因此不但地方當局和居民認識他，就是綠林中的匪徒，也都聞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個好人，不忍加害。所以即使是在戰禍蔓延，匪勢猖獗的時候，他還是僕僕風塵，自由往返，很少因為時局險惡而不敢出門，或是出門之後，中途折回。

臨江城比興京稍為大一點：興京的人口約二萬，臨江却有二萬五千。臨江的商務比興京旺盛，且有較為現代化的設備，如電燈廠之類。此外：臨江又是東三省東南部廣大森林區的木材業中心。臨江週圍盡是崇山峻嶺，絕無平原，甚至比較廣闊的山谷也沒有。登城遠眺，但見萬山對峙，層巒疊嶂，矗立雲霄，農田村舍，寥若晨星，冀魯兩省的移民到了這山脈連綿的地帶，雖願耐勞忍苦，無奈找不到可以墾殖的平原，只得頹然而返。總之，臨江正是世界聞名的東三省廣大森林區的二部份，擁有未經開發的寶貴的天然富源。

譚化溥神父調到臨江後不久，便初次遇險，受了驚恐。顯然，他所遇到的顯然並不是正真的馬賊，也非土匪，而是爲全民族爭生存解放，却被人目爲『匪類』的義勇軍。那天，他正從鄉下回來，離臨江城已不遠了。那時正當陽光普照的下午，萬道金蛇放射到褐色的山頭，和幽靜岑寂的山腰上，譚神父和他的助手——要理教師——騎着騾，走過路邊一家小客店，這地方正是一處衝要的險地。忽然間，他們聽見路傍山崗上發出呼嘯聲，知道出了岔子，彼此面面相覷，因爲這正是綠林強盜所特有的警號，凡是慣於出門的人，一聽就懂得。

接着，有一個面目可憎的莽漢，騎着馬，擎着快鎗，從山上衝下來，攔住他們的路。譚神父不慌不忙，對他說：『我是臨江城裏的司鐸。』那人手指着近邊的谷口，咆哮道：『不管你們是誰，都往這裏來。』他們於是一言不發，趕着騾，轉入那荒蕪狹仄的山徑，譚神父前行，那位教員隨後跟着。他們走進裏面，見有許多人簇擁着一個執鎗騎馬的首領。這人和譚神父從未蒙面，但顯然認得出他是一個傳教士。

這位首領先看譚神父一眼，接着，他的目光移至那個帶他們進來的弟兄身上，顯出

不耐的樣子，輕聲罵道，『混蛋！拏住這人幹什麼？』

譚神父說：『你們儘可在我身上搜一搜。』那位首領搖頭道：『不必，對不起，打擾你了，你去吧。』他講話時很和氣。

譚化溥司鐸來華未久，又因他處於教士的地位，不問政治，傳教的地方又是邊陲小邑，風氣未開，民智謏陋，不能明瞭那時東三省的情形，所以對於這回的遭遇，不免覺得詫異，不明白「賊匪」把他拏住之後，怎麼竟很客氣的放他回去。過了幾天，他寫信給家裏，說：『這班人爲甚麼待我這樣客氣呢？我對這件事至今還是莫名其妙！這樣一來，我們以後下鄉工作，必然方便得多了。當然，說不定將來有一天，我會遇到一班不像他們這樣客氣的人，但這只好聽任天主安排了。』我們看了這封信，便知道他的確不明白其中的緣由。然而他最後的這句話，竟成讖語。他終於遇到了非但不客氣，而且殘酷至極的真正賊匪，以致慘死。

事實上譚神父在臨江傳教的幾年中，正是東北四省淪陷後，烽火遍地的時代。盜匪乘機蓬起，地方上紛亂如麻，形勢空前險惡。因此，林化東監牧不得不通令所屬諸司鐸

，除非迫不得已，暫勿出外巡行。譚神父奉命後，只得專務照顧臨江城裏的信衆，不能再按照預定步驟，下鄉宣化了。

譚神父宅心慈善，愛護窮人的心意非常懇切。他見地方上許多無力謀生的乞丐，飢寒交迫。呼籲無門，不禁大動慈心，亟思救濟。於是在臨江開辦了一個乞丐收容所。這時候，他的傳教經費，異常短絀，本來不能興辦甚麼大規模的慈善事業。但他對窮人們懷着無限憐憫心，每見街頭巷尾，躺着無數嗷嗷待哺的哀鴻，地方當局又絕不過問，便覺得心如刀割。所以他不憚煩勞，不辭艱苦，盡他的力量，從事這種救困扶危的工作。他辦這件善舉先和他手下的要理教師計議一番，對他說：「王先生，我想開辦一個小規模的收容所救濟窮人，不過我們只收養那些無告的貧民。我們在這窮苦的地方又當這樣荒亂的時勢要想博施濟衆，使衣食不周的窮人們都受到實惠，正如撮沙填海，那能濟事？我們只得揀那老殘病廢，毫無依靠，討飯過日的人，收養他們。我們沒錢購買大宗糧食，所以凡是有力量的，都該出去求人捐助。我們要到了不能求乞的時候，才動用我們所有的少數銀元，買米糧來養活他們。」

譚神父於是在臨江城外租了一片地基，搭蓋了一座棚屋，每年繳付地租九元。臨江的木材很便宜，蓋屋用不了許多錢，可是糧食十分缺乏，要養活許多人，的確是個不容易解決的大難題。然而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大善舉，因為許多無家可歸的窮人們，從此獲得了安身處，尤其是在嚴寒的冬天裏大家可聚集於屋內生火取暖，不必再在街上受風霜感雨雪的苦。

到了五月裏，發生了一件突兀的事情。林道溝駐軍的長官特地差一位軍官來問譚神父：奉教人死後，下葬時該舉行怎樣的儀式。譚神父說：『這不容易講明白。你們的長官爲甚要問起這個呢？』那青年軍官說：『有一位奉教的連長去剿匪，作戰極驍勇，不幸陣亡。長官們很看重他，因爲他奉天主教，所以要完全照他的教規舉行盛大典禮，給他舉殯。』譚神父聽了很高興，就對那軍官說：『你去問問你們的長官，看他們肯不肯等我們來。要是肯，我就親自去主禮。對於這件事，我覺得十分榮幸呢。』過了幾天，譚神父便束裝就道，沿着鴨綠江行了一百八十里，前往林道溝去了。

當他走進軍營的時候，只見那裏搭起了一座臨時篷帳，四週插滿了旗幟，中間停放

着那陣亡不久的奉教連長的棺柩，由他的部下担任守護。這正是在軍中舉行彌撒的絕好佈置。譚神父於是命人搭起祭台，奉獻追思聖祭，並行解罪禮。全體駐軍和當地官吏，士紳，警察，學生等，齊來參觀這宗教大典，大家顯着好奇的樣子，却很恭敬嚴肅，且秩序井然。彌撒後，譚神父又按聖教儀式行領葬禮，全體觀衆跟着他，步行恭送。到了墓地上，譚神父先給墓穴祝過福，接着便講一篇簡短的聖道，闡明天主教對於死亡的觀念。到了棺柩下葬之後，又在墓前豎立了一個十字架，作爲標誌。

諸體行罷，鎮守林道溝的司令官對譚神父說：『你要知道，這位青年連長，多麼教我們有風光呀！他只帶了九個弟兄，就敢和六十來個土匪交戰，守住陣地，至死不退。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不論生前死後，他是我們軍隊的光榮，也是你們天主教的光榮。安東省政府已有電文到來，給他追加等級。這不是空文，他所遺下的妻子，可由此多得恤金。』

那天，這個寡婦也在場。看來她是一位很平善的軍官太太。她對譚神父講她自己正在學習要理，希望不久可以領洗。她又說她的丈夫這幾年來，因爲不時要帶軍隊出發作戰，不能到堂與祭；可是每當他在家裏的時候，晚上他們總要念晚課。他時常講起在

山東的老家，說：『合家大小，奉教都極真誠。』

這位美籍傳教士聽了那連長太太的一番話，心裏有在感觸，不由得潸然淚下。這些年頭，住在東三省的人，死的機會太多了，軍人教士都一樣，一出門，走在路上，就有喪生的可能。然而人們却能養成崇高的人格，發揚大無畏的精神，一旦遇到了艱危險阻，決不畏縮恐懼，臨難且不惜慷慨犧牲。這些人所注意的，祇是他們所竭力爭取的賞報，而這種賞報，便是常生的永福。

譚神父自從一九三五年三月調任臨江本鐸以來，到如今已有二年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他接到林主教的信，知道祁世拔神父病愈康復，願回臨江重理舊業；因此，林主教召他回撫順總會供職，撫順算是瑪利諾傳教會屬下全滿洲傳教區最安全的地點，譚神父就是在渡過五年的危險生活之後，在這裏為賊匪所害的。

四、被綁勒贖的經過

譚神父奉召回來之後，主教就派他做撫順城外，隔河一處叫聖伯特烈克小會口的本堂司鐸。他到任不久，便遭賊匪綁架了。

一天傍晚；他正在本鐸住宅的房裏，等候舉行聖體降福。聽到了聖堂裏鐘聲響，就緩步走進更衣所，脫下大帽，穿上白短衣，進堂跪在彌撒間右邊的跪凳上，誦經祈禱，預備行禮。這天下午，他原想在幾小時前渡河進城，已約定一位新來的青年同會羅德納(Rothner)司鐸代行降福了，只因他不憚煩勞，大小事情都要親自料理，一天到晚，很忙碌，臨時又給幾件小事情絆住了，只得等行罷降福再動身。也許是天主上智這樣安排着，要譚神父早些脫離這涕泣之谷，去領受應得的賞報，享受常生永福吧，譚神父這次幾乎錯過了殉職的機會，却終於沒有錯過。

聖堂裏鐘聲一响，便有幾個老年人，一羣兒童，以及天主堂所收養的孤兒孤女和殘廢人，魚貫進堂；幾個鄰近村子的熱心婦女，也趕來領受降福。但到堂與禮的信衆並不

多，因為高粱快到收穫時期了，年富力強的男子們，這時候都在田裏工作。最後進堂的是物洛尼加瑪利(Veronica-Marie)修女。她進城買辦東西回來，剛好趕上；進了堂，便去跪在聖堂後排，她的同事瑪利亞修女旁邊。她進堂之後，教友們就開始公念玫瑰經。

她算是來得遲了，却還有一個人來得更遲。這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他。和他同來的人有好幾個，但只他一人闖進聖堂，其餘都守在外面。

這怪客獨自闖進來，走至堂場上，碰到了在堂裏當差的老高，便攔住他，問：『藥房在那裏，我要討些藥。』老高搖搖頭，咕嚕着說：『現在不行！你明天再來吧。早上九點半左右，你來找瑪利亞姑奶奶，問她要。』但那人似乎不理會，在堂場上徘徊不去，趁老高不見的當兒，就溜烟往裏跑。老高不中用，竟被他混過，不知道他去那裏。那人先闖進更衣所。那裏有一個十七歲的修院生劉方濟各正在把燒紅的炭結吹旺了，裝進吊爐裏，準備行禮時藝香應用。一見有閒人闖入。便抬頭望他一眼，正待發問，那人已扭開進聖堂的腰門，跨進了彌撒間。

這當兒，全堂信眾正在念第二端。那怪客找見了神父，便裝出手足無措的模樣，手

裏拿着一張紙，慢慢走到譚神父面前。堂裏衆人都看見他，被他攪得有些分心，物落尼加修女也看見他，只因她專心祈禱，模模糊糊的只想這人是送信來的，就沒有注意到他的行動。譚神父正跪着，見這人亂跑亂闖，必然不懂得規矩，便起來拉他的臂膊，和他同進更衣所，預備問他的來意。這傢伙很狡猾，當着滿堂人十分馴伏，毫不反抗。

可是一走進這避過衆人耳目的地方，怪客的真面目就暴露出來了。他忽地拔出手鎗，指住神父，對他說：『跟我走！』他說話的聲音並不高，態度却十分堅決。

譚神父和那位修院生都嚇了一跳。譚神父不開口，劉方濟却喊道：『不去！不去！』綁匪手裏緊緊握住了手鎗，臉上露出滿面奸相，用輕蔑的口吻說：『哼！不去？不去，你們倆都活不成！咱們人多啦！』說着，又將鎗口移向劉方濟，說：『你也得去。』這當兒神父和修生都在綁匪手鎗瞄準下，漫說赤手空拳不能抵抗，便是有武器也來不及使用了。

譚神父深知當前事態的嚴重性。他在這匪氛濃厚的遼東區傳教已有幾年了，對於土匪的伎倆和動態，早已有了經驗，知道這回他已陷入絕境，如果不屈服，就非但自己不能設法脫身，別的人亦難免受難。當匪徒闖進來的時候，有一同黨遠遠跟着準備接應；

此時他也溜進來。於是，他們兩人押着司鐸修生向天主堂大門走去。

老高在堂場上見到了這種光景，才知道闖下大禍，頓時臉色變成鐵青，暗自叫苦。最先闖進來的那個匪徒走過老高身邊，給他一張紙，輕聲說：『拿去交給洋鬼子。』老高當時驚得魂不附體，瞪着眼，看神父被匪架走。另一匪徒命方濟各脫下白衣，並帮他從頭上拉下來。方濟各手裏還拿着吊爐，爐裏的炭結燒得正旺。匪徒便一手搶過來，和白衣一齊丟在堂場上。譚神父身上，也穿着白衣，雖則在日落黃昏的時候，這雪白的顏色仍很容易教人看見，對匪黨大有危險，他們却沒有教他脫下。

離大門外二三十步的地方，還有三個匪徒躲在民房邊等候着，一見同黨得了手，就上前幫他們把神父修生用繩綁住了，隨後將兩人押着，向一條小山路進發，一會兒就丟得踪影全無。當神父修生被架去的時候，堂外面曾有目擊者。一個老頭兒住在堂後邊，聽見除了堂裏念玫瑰經的經聲之外，另有沉重的說話聲音，便走出正門看看，因此，目覩了這件事。還有兩三人跟老頭兒出來，就嚇得目瞪口呆。末了，堂裏教要理的先生，也得到風聲，出來查問，却遲了一步，神父已被架去了。

教習先生頭腦清楚些，知道這件事一刻不能耽誤，便跑回來告訴物洛尼加修女，說：「神父被土匪架去了！匪黨共有四五人，他們正朝堂後邊的山上走去！」物洛尼加修女一聽得這惡消息，連回答一聲亦來不及，便拔腳奔跑，到了堂場上，見有人正在紛紛議論，便大喊道：「你們追上去呀！追呀！怎麼你們站在這裏閒談，白費寶貴的時間呢？」

堂場上幾個老頭兒吞吞吐吐的說：「大姑，他們帶有傢伙，人又多，而且都是大光棍呀！」大姑一想這話真不錯，她是給嚇昏了，看看週圍的人；不過是小孩子，老年人和幾個婦人。可是知道必須趕快想法子。她是美國人，美國民族的血統，督促她趕快行動，一分鐘也不能耽擱。她於是拔腳飛奔，再也顧不得修道女子的穩重儀態了。她一口氣跑到堂場討論的小修院，向裏面的韋史(Weis)神父報訊。

韋史神父於是急急趕來，可是他也祇能無可奈何地凝視着在遠處移動的匪徒，隱約間還可辨認譚神父所穿白衣的輪廓。那時別說趕不上，便是趕上了，也敵他們不過，只好眼巴巴看他們爬上禿頂的山頭，消失在蒼茫的暮色中。

這當兒，堂裏的傭工老高漸漸定了神，想起通報警局。他向週圍的人嚷道，「土匪

「土匪！」說着，就往外跑，要去報警。然而他的腿不爭氣，走了幾步就提不起來，便叫過一個年紀比他輕的姓裴的夥伴，對他說，「老裴，那些人是土匪，你比我矯健一點，快些到警局去報告吧！把這張紙交給他們。」說着，將強盜交給他的那張字條塞在裴的手心裏。老裴接過了紙條，就飛也似的跑至附近的警局，顫聲向局裏的人，敘述剛才的變故。他還沒講完，韋神父也乘自由車趕到，便幫他報告這件事的經過。

於是二十名警察奉命立即出發，以十人爲一隊，分頭追捕，且不顧天色漸暗，準備舉行廣泛的搜尋，算起來譚神父被架至今還祇半小時，匪黨大概在三五里外，如果立即追捕，是不難擊獲的。局長說：「我們立刻通知四鄉的分局，合力兜拏這班人好大胆，敢到離城這麼近的地方來犯案，大概只是些不識高低，不怕揭皮的年輕小伙子！」

綁案發生後四十五分鐘，撫順監牧林化東主教便已接獲報告了。林主教一得惡耗，便立刻通知撫順軍警當局迅速營救。警局方面回說已派隊去追捕了。但不久夜幕像一件龐大的黑外衣，籠罩着大地的一切。向北一帶的禿頭山上，萬籟俱寂，只傳來了幾陣颯颯風聲，却沒有傳來好消息。過了一夜，還是音訊杳然。主教司鐸修女們於是覺得譚神

父是凶多吉少了

綁匪們挾着肉票加緊奔逃，翻過了第一座山頭之後，就一面走，一面把譚神父身上穿的白衣撕破，丟在路邊。始終未停留半步，也未爲譚神父解縛。他們於是繼續前行，急忽忽再跑到一處約定的地點，黑暗中見有幾條人影出現，才止了步，由那個爲首的綁匪迎上前去，向他們的首領歡呼道：「桑大哥，得手啦！我們弄到了一個外國人，美國人，一個有錢的美國人！」首領說：「好！幹得好！」但他們都知道不能在這裏停留，便不敢怠慢，就開脚步向前走。他們跑得很快，而且有着慎重的戒備。先由首領派定了各人的職守：誰做先鋒，在前開路；誰斷後，防軍警追到；誰分別担任左右衛，策應兩邊，一路路探聽有何動靜，隨機應付。這樣分派定當之後，匪首纔注意到綁來的外國肉票一路和他攀談。衆土匪誰都不認得譚神父，非但沒有見過面，連他的名字也未聽過。可是這並不相干，認識也能，不認識也能，反正他是一位大「財神」，請到了，就和得到一斛珠寶，幾箱綢緞一般。他們都覺得這位美國財神比衆不同，請到了，就不難換得幾萬大洋錢。

桑三——綁匪首領——於是開口了，他裝做和譚神父很熟識似的，和他交談，對他

說：『喂，老兄，我們請你來幫幫忙，給我們籌軍餉，五萬大洋。你要是不答應，就教你不透氣，把你的骨頭插在山洞裏』，這些話正是綁匪們用以恫嚇肉票的一貫伎倆，使被擄和被勒贖的人心驚胆戰，情願快快領囊贖命。這種手段施於怕死的有錢人，果然效驗如神，可是一旦碰到甘心受苦，視死如歸的天主教傳教士，可就不靈了。

當下譚化溥神父很自然地聳一聳肩說：『隨便，你們要怎樣就怎樣。不過你們是白費心哪！我們天主堂沒有供給這種用途的閒錢，你們的希冀是徒然的』匪首微笑着說：『出來頭一夜，說話總是很輕易。過一會看吧，看你將來怎麼說法，再看他們怎麼說法。』

綁匪們於是挾着肉票再向前行，整整走了一夜。他們走的路徑揀得真得法，一路走去，一個人也沒有遇到。他們在遍地榛莽的羊腸仄徑中轉灣抹角，走了三四十里，纔進一處森林，却仍不停留，也沒有遇到攔截。天上的星光漸漸黯淡，終於隱滅。東方漸漸發白，陽光好像戰地前綫的巡邏兵偷進敵人陣地一樣，遷緩而慎重地探測着這剛和「夜」告別的大地。等到天亮之後，匪隊就在這晨光曦微中止步不前。譚神父和劉生兩人估計這一夜的行程，大概總有七八十里。

他們走進一個有山澗掩護着的岩洞，就在裏面停留。先被匪首派上山崗瞭望的幾個嘍囉，見一切都平安穩，便發出信號報告。綁匪們於是在岩洞裏生火煮飯。坐在地上的兩個俘虜，至此刻纔認清這班綁匪的人數和面目。他們大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只有一個年紀比較大一點。匪首桑三年紀也很輕，却是個大骨幹的雙料胚。他作事很堅決，在小股土匪中，算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譚神父也曾聽人提起過。全班強盜不過二十來名，除了三個之外，其餘都有手鎗。

當衆土匪坐着閒談時，上一夜綁架譚神父的小頭目對桑三說：『桑老大，洋鬼子穿的袴子真好！』匪首一聽，就猜到他的意思，便說：『不錯，叫人拿條棉袴來，給他換下；』接着，他對譚神父說：『這一條給你；把你的袴子脫下來給那領你來的人。』譚神父明知拗不過他們，只得微笑點頭，把自己的整潔的西式厚呢袴脫下來給那小毛賊，換上了一條又污又舊的中國式布棉袴。

譚神父忍受虐待時的溫和態度，足以使人起敬仰之心，這時候，匪黨中有一人顯然受其感動，便以替他抱不平的口吻說：『這外國人穿得太單薄了，怕不足抵受寒冷。』

說着，便把一件車夫和工人穿的大褂子擲給譚神父說：『他還是披上這件褂子吧。』於是有幾個人上前幫他穿上了。這時神父還給繩子縛着，雖然匪徒們有時放鬆他身上的繩索，却始終未加以解除，

吃過飯之後，閒談了一會兒，匪首就說：『現在大家睡一覺吧』。土匪們於是爬至山腰，找一處有障蔽而又曬得着太陽的地方，鋪些乾草躺下了。方濟各身上的繩子被解除了，他同時受到嚴厲的警告，教他切勿企圖逃走。他於是給神父鋪些草，讓他睡下，自己也睡在神父旁邊。一會兒大家都睡熟了，四下裏寂靜無聲，方濟各翻轉了身，低聲啜泣，用力搖醒譚神父，附在他耳朵上說：『神父啊，這真是可怕！真是可怕呀！』譚神父低聲答道：『鎮定些的，這個樣子不像傳教士。要知道傳教士是必須勇敢的。況且你也不用害怕，他們不久就會放你回去的。不要担心，揩乾了眼淚，睡一會兒吧。』

『我怕他們會把你殺死啊！』方濟各說。譚神父笑着說：『這是多麼蠢的念頭。他們當然是不會殺死我的。他們要把我扣留。幾時，候人來贖，到了等得不耐煩的時候，就會氣得把我扔下，放我回去的。』

譚神父很感激劉方濟各這樣關心他。以前他和這十七歲的大孩子不十分熟識。如今他們同在患難中，方濟各將是他的臂助，也是他的安慰。

兩人浴在和暖的陽光中，一會兒就沉沉睡去。才是到了黃昏，他們倆就覺得寒風砭骨，冷氣襲人，再也不能安睡了。好在綁匪們晝伏夜行，一到日落西山，又復動身。譚神父雖然走得有些筋酸骨痛步履艱難，却因為走路是驅寒免凍的不一法門，便也欣然就道。

匪衆於是再挾肉票前行，所取的路綫，忽而通衢大道，忽而深山幽徑，一口氣又走了好幾十里。顯然他們消息靈通，對於當地駐軍的動態和協助緝捕的情形，瞭如指掌，所以他們所走的路徑，十分適當，不曾遭遇意外。譚神父不慣這樣長途跋涉，所以三天之後，他的腳就腫得很厲害，幾乎不能舉步了。匪首見了未免着急，便給他一雙布面膠底鞋穿，走起路來要比譚神父自己的鞋好得多。看來匪黨對他很關心；他們爲自己的利益着想，不但要他走得動，還要他知道他們是綠林英雄，不是尋常的跳梁小丑。他們雖然幹着擄人勒贖的勾當，還遵守着紀律。那做首領的桑三約束部下很嚴。他命衆匪當着譚神父的面前，不得有粗暴的言談舉動，不許高聲呵叱，更不得動手毆打。不論神父修生都沒

有被打過。有時他們攔住過路人，要了他的甚麼東西，往往照值付價。不錯，假使有一個土匪看中了過路人所穿的鞋而問他要，是不容這人拒絕的，可是土匪拿了他的鞋之後，就把自己的舊鞋送給他，再給他一點錢，彌補他的損失。這便是所謂「盜亦有道」的一個例子吧。

譚神父和劉修生跟着匪隊一連走了十一夜，於十月十六日到了一處只有屋頂，沒有牆壁的長亭。但看他們到了這裏就顯出放心稱意的神情，便知道這地方必然是匪黨的目的地了。休息一會之後，桑三便說，「現在放這孩子回去報告，叫狗官拿錢來贖票。」

劉方濟一聽頓時臉色慘白，抬頭瞅着化溥神父，見他含笑不語，面不改色對於放方濟回去的命令，顯然未感驚奇。事實上，在這十一天的蒙難期中，劉修生見譚司鐸始終心神安定，對於全般事件，似已胸有成竹他絕不請求匪黨開脫。一切痛苦他都忍受了，有時還同他們打哈哈，說說笑話，借此忘却自己的凍餒和疲勞。只有一件事他始終堅持着，不憚再三申述：就是說明他是棄絕世間一切財物的傳教士，教會當局也沒有贖票的錢；土匪們要達到綁架的目的，絲毫沒有成功的希望。

桑三既決定打發劉方濟回去，便拿出一張紙，對譚神父說：「喂，外國朋友，這是我寫的一封信，教這孩子帶回去，藉以証明他是你打發去的。請你在信上簽個名」。譚神父說：「這個不妨，我簽名就是。」

匪首另外又寫好了一封文書，重申索取五萬元作贖款的要求。譚神父拿過一看，知道這是寫給清源的長官的。

方濟各於是向神父告別說：「神父，再見吧。」譚神父回說：「方濟各，我們暫時分手了。」他雖無容顏瘦削，又是滿臉鬚鬚，却仍掩不住他的愉快的笑容。接着，他又說：「你去告訴主教，神父，大姑們，不要爲了我的事情担憂着急，不久我就會回來的。還有；方濟各，你該勇敢一點。你該記得將來你要做司鐸呀！」方濟各便說：「神父；我記得。再見吧，神父！」說着，突然背轉身子，拔脚就跑，好像不這樣，就怕神父說他不履行剛才的諾言，不表現勇敢的精神似的，但他跑了一程，又回轉頭來喊道：「神父，再見！」並最後一次揮手訣別。

他在遠距離外隱約聽見化溥神父的聲音：「方濟各，再見！」

五，犧牲殉職

撫順軍事當局把天主堂看門的老高和趕到警察局報告的老裴都飭傳到案，扣留了好幾天才釋放。憲兵隊的理論：是這兩人當時離犯罪地點這麼近，斷乎不會不知道這綁架案件是怎樣發生的。可是他們倆的供詞都不足為查究的根據，其實，老高是因年老遲鈍才被匪混進堂裏邊，實行綁架的，至於那姓裴的那時的確不在堂場上，更是無從知道了——所以他們下久便都獲釋。還有許多人目覩綁匪架走教士學生非常痛恨，自願向軍警當局陳述作証，但這些綫索也都是毫無價值的。

軍事當局於是只得在九十里內，佈下了包圍綫，竭力搜索，使桑三逃不出羅網。撫順的警察局長因受教會當局催促，又因省政府應美國領事之請，限令破案，遂親自出馬，指揮軍警四出查緝，也對這件事確很盡心竭力。

撫順監牧林化東主教向軍警方面解釋，天主教的中樞羅馬教廷，禁止備欸贖取；被綁架的教士因為這種辦法勢必助長了綁匪的氣燄，使綁架勒索的兇案層出不窮，因而危

及，但教士個人的親友，却願籌集款項，作為賞格，藉以酬謝協助救援被擄教士的公務人員，或普通人民。

援救肉票這件事，的確十分困難。如果派遣軍隊直接兜剿，那麼，在綁匪被逼得無路可走的時候，必然要實行「撕票」洩忿，然後分頭逃竄。這樣，就算把匪徒全部生擒活捉，或是殺得一個也不留，却永遠不能達到援救的目的。最好的辦法，莫如探明匪黨藏匿肉票的所在，然後選派幹練軍警突然進襲匪巢，搶救被架教士；或者暗中派兵包圍監視，再派人和匪首接洽，曉以利害，促他釋放肉票。所以，目前第一步便該先從偵察入手，廣派幹練探員，分往四鄉偵察。

當地軍警忙碌了十多天，到了十月中旬，依然蹤影全無，正在焦急的時候，撫順的教會當局忽接報告，知道劉方濟從匪窟中帶信回來了。他一路由桑三所派的兩個嘍囉帶領，在叢山榛莽和高梁田中走了兩晝夜，才抵達清源附近的大胡屯，遂到清源府署去投遞匪徒的勒贖文書。

他被警察當局留下，助他們搜尋察勘，過了幾天，（占禮七），才放他回撫順。教士

們聽他報告。譚神父被架後兩星期中的詳細情形，都很樂觀，大家齊說：『桑三這人還算有規矩。諒必不致傷害譚神父。不久，我們的同志就會回來啦。』

到了十月二十三日，軍警當局決計採取第二步驟，派人去接洽。他們請林主教預備好兩封書信，一封中文，一封英文，內容相同。信上的話大致是勸桑三看在譚司鐸和他的同事們在滿洲所做的好事分上，放棄任何贖款的要求，將他釋放。寫這封信的宗旨無非是勸桑三摸摸良心，勿失綠林豪傑的氣概，停止和輕財重義，濟困扶危，專做好事的好教士為難。這種主意當然是林主教所樂從的。

這封信上，有一節這樣說：『我們不明白你們何以要把他捉去，因為他和我們其他教士，都是辭別了父母，捨棄了家鄉，到貴國來行善濟世，專務援助窮人的啊。現在你們却要我們繳出五萬元，才肯釋放這個爲了你們和貴國人民，情願犧牲自己生命的人。你們要求教會付出這筆鉅款，才是我們的教會，已盡將其所有，用於興辦慈善事業，救濟窮人，及年老的男女，收養孤兒，醫治病人，和教育男女兒童上了。這一切事情你們都明白。那麼，我真不懂你們爲甚還要我們拿錢。贖回譚神父了。』

軍警當局還叫教士們給譚神父辦些東西，和信一齊帶去。教士們便預備了大宗物品：幾件羊毛衫，幾雙厚絨襪，一件汗衫，和麵包，奶餅，咖啡，牛乳，巧克力糖等把這些東西交給警局。他們於是揀了四名幹練的公差，帶了信和衣物去見桑三，和他接洽。誰料這計劃竟完全失敗，非但不能救譚化溥司鐸出險，反而白添上三個公差，把他們送入虎口，說不定壞了性命。事實上，派去的四個公差，倒有三個被匪扣住了，只准一個回來報信。撫順教會給譚神父送去的大批供應品，更不知有無點滴到達這位被難司鐸的手裏。

總之，桑三是東北邊境的小股土匪的首領；他這回綁架的是一位美國人。美國有一處地方名叫加利福尼亞，世界聞名的舊金山便在那裏。滿洲的土匪大概曾聽過人們講起華僑怎樣在舊金山發財回國的事，以爲這地方有的是金山銀礦，真是所謂遍地萬金的所在。人們到得那裏，推上幾年就金子多得要用畚箕搬，就可以一輩子享福作樂，吃着不盡！『美國人有的是金銀，怎的他們倒裝起窮來了，現在教他們看破一點，給咱們桑大哥送些過來吧！』這便是桑三部下嘍囉們所持的理由。他們智識極幼稚，以爲教士們

的錢多得沒處花，才到中國來做好事，救濟窮人。他們都是爲了無計謀生，窮得沒飯吃，才落草做了「青紗帳裏人」，所以也有名分要求救濟。他們抱着這種荒謬愚昧的見解，怪不得會有這樣不合情理，不講義氣，而且是真正的綠林豪傑所不肯幹的舉動。林主教

的信沒有效，譚化溥因此不會獲釋歸來。

兩天後，撫順駐軍進剿匪黨，遇到了桑三手下的一小隊，——七個嘍囉，——經過一陣衝殺之後，有一個匪徒被擊斃，其餘的匪黨都逃散了。教會方面不知道這回進剿，是直搗匪巢，還是偶然遭遇。他們只聽說軍隊在那匪的屍體上搜出了林主教寫給桑三的英文信。因此有人猜度死者就是桑三，有些人却以爲也許這人是奉了桑三命，去找一個懂得英文的朋友給他繙譯的。衆論紛紛，莫衷一是，至今還是莫明究竟。但經過這回剿辦之後，事情就決裂了；從此桑三那裏，就如石沉大海，音訊杳然。教士們只接到道聽途說的消息，無法獲得確實的報告。譚神父生死不明，同會諸鐸先前的滿懷熱望，到此盡付東流，想來總是凶多吉少！

匪黨經官兵掃蕩後，不滿一星期就傳來了一則可靠的消息，說譚神父已不在桑三手

裏了。據說，他是落在一股聲勢較大的土匪手裏。這股匪約有一百五六十人，匪首格外殘暴，且格外狡黠。譚神父落到他手裏，究竟是因爲桑三被這大股土匪擊敗收伏了，因而連匪帶票一齊歸併呢，還是因爲桑三餘黨勢窮力蹙，自願歸附大股，或將這位美國財神賣給他們，個中情由，始終不白。

寒冬來臨之後，譚化溥神父的命運如何，依舊莫明究竟。十一十二兩個月倏忽過去，還是消息全無。一九三八年開始了。每當教士們聚首一堂，談笑言歡的時候，一提到那位被難的同僚，便不禁黯然失色，啞口無言。廳堂中頓時起了一陣愁雲慘霧，籠罩着傳報基多福音的全體工作人員；大家懷着焦慮的心情；在人力已窮的形勢下，惟有對天默禱，懇求萬王之王，眷佑這位被難的同志而已。

這樣挨到了一月下旬，忽然從幾方面傳來新消息，使教會當局又有了幾分希望。第一，幾星期前——十二月中旬——有一個孩子和化溥神父在一起，現在託人給林主教帶來了報平安的訊息。第二，牟斐(Murphy)神父亦有好消息報告，說他在從山城子到撫順的旅途上，遇見了某軍官的副官。這副官見了牟神父，便過來對他深深一鞠躬，說自己奉了長

官命，要向他報告一個消息。副官說：『長官命我告訴你，譚化溥神父已有了下落，大概在輝南附近。他請你通知撫順諸位神父，教他們不必焦急。譚神父不久一定會回來。』

『第三，撫順警備司令部傳達給林主教的消息，尤足令人欣慰。據他們報告，架譚神父的股匪中，有一個逃出來自首，且願幫助軍警，設法援救譚神父；他爲甚要這樣的，還不明白。據司令官說，他已定下了一條計策，這計策雖然有些危險，却大有成功的希望。他說：『這逃匪十天前還見過譚神父，並說他身似乎很強健。』』

因此，譚化溥司鐸的同事和朋友們的希望的星火，頓時化成熊熊的烈焰；他們的情緒，亦由悲觀而轉爲樂觀。

不料最後的事實，卒把所有的希望一掃而空。一切企圖悉成泡影！

無玷聖母降現露德紀念占禮的那一天早晨，林化東主教正在辦公室中，忽聽得電話鈴聲響。他拿起聽筒，聽見裏面的聲音說：『主教，這裏是瀋陽美國領事館。剛才接到通化駐軍的報告，說在桓仁附近山徑中，發現一個外國人的屍體，看他的形狀，無疑地是譚化溥神父。主教，我向你和全體司鐸們表示深切的同情。』

顯然，這是美國駐瀋陽領事發來的電話。譚神父終於在桓仁被殺害。綁匪們已因勒索不遂而實行「撕票」。他爲了奉行基多往訓萬民的使命，不辭遠涉重洋，不怕到這盜匪遍地的滿洲，甘願過着極端困苦而且異常危險的日子，終於捨身殉職，完成了他的『全燔之祭。』

林化東主教記得譚神父生前曾寫給他一封信，提起這邊境小鄉村。他說：『我每次到桓仁去視察，總覺得心痛，但我要向你聲明，我若得接管這地方，將覺得很榮幸呢。』

譚化溥神父終於回到了桓仁，他可以不再覺得心痛，可以不再受苦了。他一生心向天堂，不惜捨棄一切，甚至連生命也捨棄了；如今他到了天堂上，他的靈魂擺脫了一切憂慮，飛入天主的懷抱，永享安和福樂！

譚化溥司鐸遇害記

每冊實價港幣壹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Fr. D. Donnelly S. J.

譯述者 王 昌 社

出版者 真理學 會

香港堅道十六號

印刷者 國華印務公司

灣仔道二一四號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24
016423

016423



H. K. \$ 0.10